

榕荫漫记 ■陈小刚

福州的冬天

福州有冬天吗?福州的冬天是什么颜色的?这是外地人,尤其是初来乍到的北方客对福州常有的疑问。

有人说,福州没有冬天,因为没有雪,甚至连冰都没有,霜也看不到。

有人说,福州没有冬天,因为这里的这个季节大多数的白天气温都在10摄氏度以上,因为大多数的居民家里都只有单冷空调,还因为在这里一半以上的人冬天不穿秋裤,更不用说棉衣棉裤了,甚至因为少见严寒,还有不少女士在冬天里也长裙飘飘。

我出生于武夷山西麓的闽赣边城,从小体验过又潮又冻又漫长的寒冬。那被冻伤的耳朵、长满冻疮的双手,那半夜一两点才能暖和的被窝,孩子们生怕第一个钻进去,三更起夜更是艰难。就学于大上海期间,我感受过南北交界处繁花似锦、时暖时寒的冬天,那烟雨蒙蒙、雾海连连的开阔天地。在那些热血沸腾、活力无限的冬季,我只盼着浪漫的雪夜多来一些,可是横跨苏州河畔的华政校园一点冰柱都没有。十年前挂职于北京期间,我感受过短暂的北方干冷闷热

的冬天。可惜由于时间较短,没有全过程地体验冰天雪地、漫天飞雪的严寒。

如今,置身福州十余载的我要说,福州有冬天,只是这里的冬天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。只在每年的元旦春节前后,福州才会出现明显的低温天气,那时屋内也特别冷,室温仅有个位数。这些有别于春、夏、秋的短暂日子,中断了人们对福州繁花似锦、终日暖阳的印象,定义了福州短暂的冬。

但福州总是迟迟不肯真正入冬,常是在连绵的阴天缓慢地降温之后,一日之间又恢复了晴暖天气。因此大家经常会嘲笑“福州又一次入冬失败”。福州冬天的气温还有如情绪起伏的青春期闺女,经常会出现“昨日骄阳,今日雨,明日寒风,后日袄”的状况。对于外地来榕的人来说,“突如一夜北风吹,错把汗衫当袄围”也是常有的事。这种多变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难想象,福州入冬有这么困难吗?他们往往很不适应,都腊月了,昨天才收起短袖,怎么今天又得翻出长裙?

其实福州的冬天只是比北方

的冬天来得特别晚一些。立冬的时候,人们还可以穿短袖,直到接近小雪的农历十月初,气温才终于来到10-20摄氏度的区间。特别是“双十一”之后,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天,终于带来冬的气息。这时的风是刺脸的北风,雨是时有时无的,水是时暖时凉的,室外温度在10摄氏度左右,秋衣秋裤和厚夹克在福州终于才有了用武之地。

尽管福州的冬天有它的多变之处,但其实福州人更不习惯北方的“冰火两重天”——户外的风像刀子一样,给人脸上刮下一道又一道痕迹。屋内却又燥热得很,到处是静电,让细皮嫩肉的南方人瘙痒难耐。

福州的冬天,总体比较好过。周期不长,头尾大约70天。真正称得上寒冷的天数,不到一个月。福州冬天的冷,一般一个阶段持续个把星期,转眼就又升温了。

福州有冬天。即便这由低温定义的冬天格外短暂,在福州人的心里,它给福州城带来的变化也是分明的。

因为和北方素淡的冬天不同,福州的冬天是多彩的。它延续着

秋天的绚烂,正如那持续60届争奇斗艳的西湖菊花展。

福州的冬天是红色的。你看,元旦春节时那满街的大小红旗,迎风招展在古老坊巷和高楼大厦之间。那从秋红艳到冬的三角梅,绽放在整洁的道路旁、小区居民的窗畔。那三环路上的洋紫荆,福飞路上的大花异木棉,是一抹带着红晕的灿烂微笑,这笑意还蔓延到了那些站在十字路口、地铁站台上的“志愿红”们身上。

福州的冬天是黄色的。自然界的黄色在福州的冬天并不会缺席,温泉公园里的数十棵银杏,年年带给游人一地金黄;森林公园及山北路旁的梧桐,则在这个时节变成了黄色调的油画。建筑的黄色在冬季更加凸显。比如“闽江之心”上的欧式建筑,白天笼罩在一片宁静的淡黄色调中,到了晚上闪耀着璀璨的橙色光辉,集摩登、繁华于一身,与200米开外的“绿螺”江心岛(亦称“爱情岛”)遥相呼应,共谱一曲激荡的闽江欢歌。

福州的冬天也是绿色的。你看,那满街满园密布的高大市树——榕树,那街头巷角低矮的市花——茉莉,在冬天里也一样绿意盈

盈。三坊七巷当街矗立的“心榕”,每天都能引得无数南来北往的游客和它绿色的身影合照。而五四路、五一路、华林路上沿街列队的芒果树,更是苍绿茂盛,四季如常。北峰南洲、东鼓西旗,城内的乌山、于山和屏山,更是重峦叠嶂,满城翠绿。

福州的冬天还是蓝色的。这个时节的福州天空总是瓦蓝瓦蓝的,大海也总是碧蓝碧蓝的,一望无际。假如你登上鼓岭之巅,极目远眺,或会望见这片湛蓝海天的那一头,连接着我们的宝岛台湾。

不仅如此,福州的冬天也有白色。南台岛上,三大地标就像三支银白色的火炬,67万平方米的福州国际海峡会展中心,像一只硕大的白色蝴蝶停栖于浦下洲;三江口的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,则像一朵大茉莉,在向蓝天白云吐露它的洁白与芬芳;高盖山下的福州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,银色线条组成如“海螺”般优美的场馆屋顶,辉映暖阳,吸引着冬日里坚持运动的人们,在这里挥洒活力。

小雪了。今年的福州,冬天会是怎样的呢?

履痕觅芳 ■张茜

山开旷望旋平陆

闽地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,所谓山,多为丘陵。出福州盆地北门,盘桓上山公路,经森林公园东门到北峰,群峰相连,宛如丛林,溯溪水再上,出山口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“山开旷望旋平陆”——便是九峰村。

惊异间,我抬手点数山峰,身体旋转360度,果然见九座秀峰团团相围,仿佛莲花九瓣,又仿佛迤迤的城垣。内中土地平旷,屋舍俨然,鸡犬相闻,连叠美池,溪流逶迤。村东溪口上横卧一座有了一定年岁的“小赵州桥”——双溪桥,它将奔流而来的吊月溪、兰洋溪合二为一,也将两岸人家接通。

缘溪古树蓊郁,犹如墨云朵朵,左岸为枫,右岸为柿。枫树枝叶稠密,正在转红。柿果青青排满枝条,粉粉白霜覆皮,鼓鼓的果实上四等切分线脉已隐约可见。张张柿叶阔而浑圆,柔软可爱,任银色叶脉游走绘画,方寸之间有天地。

溪畔新建仿古亭廊,格子窗、月亮门、美人靠,透着古朴典雅与诗意。汉服古装青年男女,三三两两飘逸其间,仿佛大唐《丽人行》。远处蜿蜒山根上,大长条排屋一段段自由坐落,石基白墙灰瓦组成的它们,犹如是从

大地上生长而出的。

全村人口八百多,耄耋寿星就有近百人之多。那个93岁高个子奶奶,曾给地下党送过情报,而今耳不聋眼不花,身板周正、腰杆笔直、声音洪亮,脚步轻快,令我目瞪口呆!不由想起《黄帝内经》说的,人活百岁为常态。

“三排屋”是由三座排屋组成的地名,也曾叫三排屋生产队,单单一座排屋就住过一百多口人。排屋前多植乌桕,高拔挺立,红叶正艳,如霞似火,闪耀旷野。三口莲池依着弯绕木栈道,口口相连,跌宕而下入双溪。池中晚莲叶花均贴浮于水面,玉盘卷边,油亮泛光,粉花白花合拢着塔状黄流苏莲蕊,灯盏般微微移动;依岸香蒲慈姑美人蕉再力花,一丛丛牛高马大,盛气凌人;岸上细叶矮芦苇,叶丛柔如泉水,拱举着一捧捧奶油色毛茸茸的穗絮,宛若一匹匹小矮马在漫步。置身于此美妙的自然景致,让人全身细胞都清醒活跃,诗情画意,如镜像悬浮。

吊月溪、兰洋溪呈Y形直下峰壑。“吊月”二字引人遐想联翩:浩瀚夜空,明月垂吊,如轮如船、如勾如眉,倒映澄澄溪水,猴们见状急急上树,悬首衔尾,触水

打捞。溪畔冲积土上,牛卵坨园、桃园、青竹园夹着旧枕木小径,一派动静相宜的田园牧歌风光。

溯回吊月溪,清川随山弯转,可谓趣途数里。一眼清泉在一座山麓中与我谋面,若不经人指点,想必过往千万趟也是不得相见。它静卧于密实灌丛中,水质洁净,无声无息,轻轻流淌。取出水杯接饮,慢慢啜品,清冽甘甜,直透心间。

绕过几重山限,抵达早涌泉寺60多年建成的千年古刹——镇国禅寺。庙宇正在修缮,院内电锯鸣唱,红粉飞泻,似乎大红油漆泼洒一院。硕大的方木码叠成堆,苍黑表层透出丹红,工人师傅说这些方木叫红木。难道红色木头就叫红木?不得而知。因那木料红艳得诱人,我抓一把碎木屑,仔细嗅辨,木香幽幽扑面。

正殿背面供奉一尊千手观音,正对门口的一株千手丹桂树。驻足门边,环视左右——门内门外,突然感慨万分,泪水盈眶。一株桂花树,得缘此处,日夜对视千手观音,树身竟也成千手状。细观,一根树桩两米高分成两桩,两桩再长一米分成四杆,四杆再长五十公分变八

杆……一分二,二分四,四分八,八分十六……直到分为数十杆,再杆杆直立向上,完完全全改写了来时的模样。

我从事园林工作数十年,观察树木成癖,可从未见这样的桂花树。这是什么力量?什么意念?创造了如此奇迹?环视左右,门内门外,天地静穆,时空无声,不由惊悚失魄。

寺院门外还有两株银杏树,依着上来的小路左右各一株,山民世代相传是朱元璋亲手倒插种下的。朱元璋是否到过这里,没有文字记载,银杏树倒插能活亦已颇具传奇。这两株银杏的确有其奇异之处,根根枝条如天花垂盖、宝铎珠幡。银杏枝条从来只是斜上伸展,哪有宛如垂柳丝丝飘逸?只能感叹大自然才是法力无边。

溯回兰洋溪。两旁高峡狹着一溜蓝天,几个转弯,气温骤降,寒气袭人。咸鱼(九峰方言)、

宽鳍鱮鱼、花边鱼、白鲫鱼犹如星斗闪烁溪中,花边鱼鳍橙红艳丽,咸鱼喜搏激流,翻转道道白光。我不知道是溪流复制了满天星宿,还是星空中也有一条条闪动的小鱼。

棺材潭是兰洋溪的“仓库”,水流手持岩块以数万年的无比耐心,开凿出一方数十米的地洞,它的用意似乎在于警示和保卫。两只黑蝴蝶穿着绣有两大块梯形靛青的裙子,携着微小的水晶鞋,飞过水雾,在花瓣上的停留短暂而轻柔,怀着随时告别的哀怨,像逝者通过回忆进行的抚慰。一道兰洋瀑,奋力撑开夹持着的岩峰,悬挂出巨幅“水之灵”画作,瞬间点燃千万双明眸。瀑流腻着壁石,丝丝缕缕,缠缠绵绵,契若金兰。

兰洋溪、吊月溪,千回百转入九峰;双溪桥、大排屋,近入千家散花竹。良田美池,九峰村墅是人间。



扫码可看
更多文章